

謝辭

感謝家人長期來忍受我在學術路上的癡迷，因為每個禮拜必須固定上台北「讀書」，母親要擔心我路上舟車的安全，妻子要為我承攬大部分的家務，兒子的生活、功課也得自理，想想這些都是我在親情路上的不周和虧欠，也是我最最要感謝和彌補、回報的人。

感謝日月村伊達邵社區和大平林社區的邵族朋友，他們長期來經常被我不定時、不定點的騷擾，我們共同走過很多邵族的重要歷史階段，從「大家來寫村史」到成立「邵族文化發展協會」，然後又歷經九二一大地震，營造重建區的「伊達邵社區」，展開文化復振的願景之夢。我的工作不太像是學術研究，倒比較像是社區工作者，多年來的相處，感謝邵族人接納我是「朋友」，甚至接納我是邵族「自己人」，因為如此，所以論文裡有很多是「非學術」的感情，或許也有些已經逾越了學術的理性，這點是要請大家包涵的。

感謝林修澈老師、黃季平老師、王雅萍老師及「民族學研究專題」課上的同學們，林修澈老師開的的這門課，除了選課的同學當然要到，沒有選課的同學也必須到場旁聽。這門課是同學們的天堂——也是鍊獄，天堂的意思是同學們可以在這裡享受漫遊於學術廣大天地的喜悅，因為每個不同領域的同學都要輪流報告，等於是同學們擴展知識、擴大視野、磨練學術竅門的最佳窗口；鍊獄的意思是要經常面對老師和同學們嚴苛的提問、質疑、批評和建議，可以說是酸、甜、苦、樂、憂、喜各種滋味都兼具了。本篇論文有很多師長和同學們指正的意見，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，其實是由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幫我共同完成的，感謝幾年來一起上課的老師和同學們。